

人间食粮 (1897年)

这就是我们在人间所吃的食粮。

《可兰经》第Ⅱ卷第23页

献给友人莫里斯·基约

1927 年版序言

1926 年 7 月

这是一本寻求逃避和解脱的书，人们按照惯例，认定书中写的就是我。我谨借这次重印的机会，向新的读者作几点说明，使他们更准确地了解写作这本书的背景和动机，从而不再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1. 《人间食粮》即使不算一个病人写的书，至少是一个处于康复期的人，一个刚病愈的人，一个患过病的人写的书。这个人像拥抱险些丢失的东西一样拥抱着生活，他所抒发的激情就难免有些过分；

2.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文学界矫揉造作之风盛行，空气沉闷不堪，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老老实实赤足踩在地上；

这本书与当时的审美观悖逆到何种程度，只需看看它的全盘失败就清楚了。没有一个评论家提到过它。十年中仅仅卖了五百本；

3.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刚结了婚，生活固定下来了，心甘情愿地丧失了自由，而这本书作为艺术作品，立刻大声疾呼讨回自由。我写这本书时自然是完全真诚的，但我在披露自己的心灵时也是完全真诚的；

4. 这里补充一句：我曾声称自己不会停留在这本书

上。我所描写的飘泊不定、无拘无束的状态，其轮廓的勾画，正如小说家描写他的主人公一样。主人公与小说家相像，但是小说家创造的，尽管我现在也觉得，我在勾画那种状态的轮廓时，未能脱离自我，或者说未能使自我脱离那种状态；

5. 人们通常根据这本供青年人读的书来评价我，似乎《食粮》中的伦理道德，就是我在生活中一直遵循的伦理道德，仿佛我自己带头不遵循我在书中对青年读者提出的忠告：“扔掉我这本书，离开我吧。”是的，我立刻离开了写《食粮》时的那个我；现在倘若我检讨自己的一生，我发现其主要特点远非前后不一，相反正是始终如一。这深深扎根于心灵和思想中的始终如一，我觉得非常难得。你能告诉我哪些人临死前看到自己一生中打算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吗？我肯定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6. 还要补充一句：有些人在这本书里只看到，或者只愿意看到对欲望和本能的歌颂。我觉得这未免有点短视。我每次重新翻开这本书，从中所看到的，则更多的是对清心寡欲的讴歌。这正是我忘掉其他一切而铭刻心中的东西，也是我始终不渝的东西。正如我随后将谈到的一样，后来我正是使《福音书》中的教义与这一点相结合，从而在自我忘却中最完美地实现了自我，实现了幸福的最高要求和无限的可能性。

“但愿这本书能给你教益，使你对自己比对它更感兴趣，进而对其他一切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这句话在《食粮》的引言和结尾中你会读到，为什么非要我重复不可呢？

引 言^①

纳塔奈尔，我随意给这本书取了这么个粗鄙的名字，你可不要误解。本来，我可以题之为《梅纳克》，可是梅纳克同你一样，压根儿就不存在。唯一可以印在这本书封面上的人名，是我自己的名字，但若用它作书名，我怎么好再署名呢？

我大方地、厚颜地在这本书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倘若我在书里面谈到自己不曾去过的国家，不曾闻过的芬芳，不曾有过的行为，抑或谈到你——我不曾见过面的纳塔奈尔，那绝不是弄虚作假。其实，这些都不比你纳塔奈尔这个名字更虚假。你将阅读我这本书，而我之所以这样叫你，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这本书你读完了就扔掉吧，然后离去——但愿它使你产生离去的欲望。无论从什么地方离去，从你的城市，你的家庭，你的居室，甚或你的思想。只是别随身携带我这本书。我假若是梅纳克，就会拉着你的右手，送你一程，不过你的左手可不知道我拉着你；就是你的右手，一旦离城市远了，我也会立刻松开，对你说：忘掉我吧。

这个题目是译者为了列目录而加的。

但愿这本书能给你教益，使你对自己比对它更感兴趣，
进而对其他一切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

第一篇

我懒散的、长期昏睡的幸福醒来了 ……

——哈菲兹

—

纳塔奈尔，上帝无所不在，别指望在其他地方找到他。

每个造物都表明上帝的存在，却没有一个透露上帝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目光停留在每个造物上，每个造物立刻把我们的视线从上帝身上引开。

当一些人著书立说或强闻博记的时候，我却花了三年时间四处浪游，千方百计忘掉头脑里所学的东西。这样忘掉所学的知识，既缓慢，又困难。但这种忘记，比人们灌输给我们的所有知识都更有用，可以算得上一种开蒙。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为了对生活感兴趣，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现在生活使我们感兴趣了，我们就像对待一切事物一样神魂颠倒。

古波斯抒情诗人，约公元 1320—1389 年。

我常常痛快地惩罚自己的肉体，从体罚中比从犯过失中获得更大的快感，以至于我为自己并非光犯过失而陶醉和自豪。

抛弃自己的优越感吧，它是思想的一大包袱。

……我们终生彷徨歧路，不胜苦恼。怎么对你说呢？细想起来，任何选择都是可怕的。连自由都是可怕的，如果它不再受义务引导的话。又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选择道路，而在这个国度里人人都在寻找道路，人人都为自己——请注意——寻找道路。所以，即使在最荒僻的非洲寻找一条最难辨认的小路，把握还大一些……吸引我们的有片片绿洲，有尚未枯竭的清泉……不过，一个地方有清泉流淌，那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欲望，因为那地方只是在我们走近了才存在，周围的景物也只有在我们向那里走去时，才渐渐呈现于眼前；地平线尽头的东西，我们就看不见，即使在我们身边，也仅是接连不断、变化不定的表象。

对于如此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用起比喻来了呢？我们都相信定能发现上帝，可是，唉！在找到上帝之前，却不晓得该向何方祈祷。后来，大家终于思忖，上帝到处都在，无处不在，就是无法寻觅，于是便随意下跪了。

纳塔奈尔，你要效法那些手擎火炬给自己照路的人。

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上帝，正如梅纳克所说的：“上帝嘛 就是我们前面的东西。”

纳塔奈尔，你路过之处，对一切都要观看，但不要在任何地方停留。你要牢牢记住，唯有上帝不是暂时的。

重要的是你看了，而不是你所看到的事物。

你保持着清晰认识的一切事物，直到地老天荒，都会始终与你壁垒分明，你为何要如此珍视它们呢？

怀着欲望是有益的，使欲望得到满足也是有益的，因为这会使欲望变得更强烈。实话对你说吧，纳塔奈尔，每种欲望使我获得的充实，都胜过我对所渴望的东西一向虚幻的占有。

纳塔奈尔，我为许多美妙的事物耗尽了自己的爱。它们之所以光彩夺目，正是因为我不断为它们燃烧。我乐此不疲。在我看来，一切热情都是爱的消耗，一种美妙的消耗。

我作为异端中的异端，总是为各种离经叛道的见解、极端隐晦的思想和歧论纷争所吸引。凡是我感兴趣的思想，必有与众不同之处。连同情心我也把它从自己心里屏除了，因为在我看来，同情心只不过是承认一种普通的感情而已。

纳塔奈尔，绝不要同情心，而要爱心。

要行动，而无需考虑这行动是好是坏。要爱，而不必顾虑是善是恶。

纳塔奈尔，我教你要热情。

纳塔奈尔，与其安常处顺，莫如悲怆地生活。除了死后的长眠，我不希求别的安息。我担心的是，在生时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精力没有充分发泄，死后会继续来折磨我。

我希望，把在这尘世间心里所抱的期待统统表达了之后，就心满意足地、再无所求地死去。

绝不要同情心，纳塔奈尔，要爱心。你明白这二者不是一码事，不是吗？正因为怕失去爱，我有时才对忧伤、烦恼和痛苦抱有反感，否则，这些我几乎不能忍受。各人的生活让各人自己去操心吧。

（今天无法写作，因为谷仓里有个轮子在不停地转动。昨天我就看见它在那里打油菜籽。打得秕糠乱飞，菜籽落在地上。灰尘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一个女人在推磨。一个漂亮的男孩光着脚丫子在收菜籽。

我潸然泪下，因为我再也无话可说。

我明白，除了这些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时，谁也不会开始写作的。然而，我还是写了，并且就同一问题写了些别的东西。）

纳塔奈尔，我希望给你快乐，一种任何人还不曾给过你的快乐。然而，这快乐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虽然我拥有它。我希望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亲切地和你倾谈。我希望来到你身边，在夜里这样的时刻：你一本本翻开又合上许多书，在每本书里寻求比以往更多的启示；你还期待着；你的热情正要变成忧伤，因为你感觉到它不能持久。我只为你写作，只为这样的时刻写作。我希望写出这样一本书：你觉得里边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个人激情；你从中所看到的，似乎仅仅是你自己的热情的投射。我希望与你接近，希望你爱我。

忧伤只不过是冷却的热情。

任何人都会赤身露体，任何激情都会饱和满溢。

我的激情像宗教般开豁。这你能理解吧：一切感觉都是无限的存在。

纳塔奈尔，我教你要热情。

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密不可分，恰如磷火之与磷一样。行为诚然消耗着我们，但也会使我们光彩照人。

如果说我们的灵魂多少有些价值，那是因为它比其他灵魂燃烧得更炽烈。

辽阔的田野啊，我曾看见你沐浴在晨曦之中；蔚蓝的湖泊啊，我曾在你的浪花里浮游；和风的每次爱抚，都使我露出微笑。纳塔奈尔，这些我要不厌其烦地向你絮叨。我教你要热情。

倘若我知道更美好的事物，我就会向你絮叨那些事物——肯定会絮叨那些事物，绝不会絮叨别的事物。

你不曾教我明智，梅纳克。不要明智，要爱。

纳塔奈尔，我对梅纳克不止是友情，而几乎是爱情。我像兄弟一样爱他。

梅纳克是个危险人物，对他可得当心。他受到智者们的谴责，却不令孩子们惧怕。他教孩子们不要仅仅爱他们的家庭，而且慢慢引导他们离家出走；他使他们渴望酸涩的野果，追求不正常的爱情。咳！梅纳克，我本来想继续

与你一块浪游的，可是你憎恶怯懦，试图让我离开你。

每个人都具有种种异乎寻常的潜质。现在本会充满各种各样的未来，假如过去没有扔给它一段历史的话。唉！过去只能有一个，它也只能预示一个未来，它把未来投射在我们面前，就像空间一个无始无终的点。

永远不做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方才稳妥。理解，就是感觉到自己能够胜任愉快。尽可能地肩负起人道的责任，这才是恰当的格言。

生活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所有方式我觉得都是美好的。
(我对你说的这些话 都是梅纳克对我说的。)

但愿我已经体验了七情六欲和各种恶癖，至少曾经助长过它们。我曾经全身心地扑向各种信仰；我是那样狂热，有些夜晚我甚至信仰起自己的灵魂来了，因为我觉它马上就要离开我的躯壳。——这也是梅纳克对我说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就像这满满的一杯冰水。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手里端着满溢的一杯水，想喝极了，便一饮而尽，尽管他知道应该等一等，但他无法把这杯如此甘美的水从嘴唇边移开，这水好清凉啊，而他被高烧煎熬得焦渴难忍。

二

啊！多少次我呼吸这夜晚凛冽的空气；啊！窗扉。月

光透过浓雾倾泻下来，淡淡的宛若清泉——人们仿佛都在开怀畅饮。

啊，窗扉！多少次我将额头贴在你的玻璃上，享受你的清凉；多少次我逃离热得发烫的床铺，跑到凉台上，仰望浩瀚平静的夜空，心里的欲望便烟消云散。

往日的激情啊，你们对我的肉体是一种致命的消耗；可是，灵魂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来转移它对上帝的崇奉，也会疲劳不堪的！

我的崇奉固执得可怕，弄得我非常狼狈。

“你还要长久地寻觅灵魂虚幻的幸福。”梅纳克对我说。

最初一段恍惚、痴迷的日子——那是在遇到梅纳克之前——过去之后，接着是一个不安、期待的阶段，恍如穿过一片沼泽地。我成天困倦不堪，可是老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吃完饭就躺下，一躺下就睡着，但醒来后感到更疲乏，头脑麻木，仿佛人要化形似的。

生命隐秘的运动，潜在的变化，未知物的产生，艰难的分娩，昏睡，期待。我像虫蛹一样沉睡，听任新生命在自己体内形成。这新生命就是未来的我，与过去的我不再相同。光线仿佛是透过层层绿水和繁茂的枝叶，才照到我身上；整个人迷迷糊糊，麻木不仁，像喝醉了酒或昏厥了似的。“啊！”我祈求道，“让急性发作、暴病和剧痛快降临到我头上吧。”我的头脑里就像乌云密布、风雨欲来的天空，闷得人透不过气来，万物都等待着闪电撕裂这饱含水分、遮住蓝天的漆黑如墨的皮囊。

等待，你还要持续多长时间？等待过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赖以生存？“等待！等待什么？”我大声疾呼，“难道还会产生不是出自我们自身的東西吗？难道我们身上

还存在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吗？”

阿尔贝的出生，我的订婚仪式，艾利克的去世，我的生活的动荡，这一切不但没有结束这种麻木不仁状态，似乎还使之日甚一日，仿佛这种麻木状态的根源，就是我纷繁的思绪和优柔寡断。我真想像草木一样，永远沉睡在潮湿的泥土之中。有时我心想，痛苦到了极点自会有快乐的，便在肉体的疲惫中寻求精神的解脱。然后，我又沉睡好多个钟头，像热得发昏、大白天被放在闹室里睡觉的婴儿。

睡了几个钟头，我从悠远的梦中醒来，浑身冷汗淋漓，心脏怦怦乱跳，头脑昏昏沉沉。透过关闭的百叶窗的缝隙，草坪上绿幽幽的日光，从下面反射到白色的天花板上。这近乎薄暮的光线，是唯一令我愉快的东西，恰如身处岩洞之中，长久被黑暗包围，乍一走到洞口，看见日光透过叶丛和水射进来，忽悠悠的，那样柔和，那样诱人。

隐约传来家里的各种声息。我慢慢清醒过来，用温水洗了脸，百无聊赖，便步下楼梯，走到花园里，在长凳上坐下，无所事事，只等待黄昏降临。我总是感到困乏，不想说话，不想听人家说话，也不想写作，于是就看书：

……他看见前面
道路杳无人迹，
海鸟沐浴
展开双翼……
我却蜗居这里，
——人们迫使我栖息
在森林的叶丛下，
在橡树下，在地洞里。

这地下居所冷森森，
让我好烦好腻。
山谷幽冥，
山峦崔嵬，
苍凉的树篱
覆盖着荆棘——
毫无乐趣的住地。①

充实的生活是可能实现的，不过尚未得到，这种感觉偶然萌生，而后一再产生，愈来愈萦绕于心间。“啊！但愿最终会打开一扇透光的窗户，”我号叫着，“让它在这无休止的惩罚中光芒四射！”

我的整个身心，似乎亟需在新生中重新接受洗礼。我盼望第二个青春期。啊！为自己的双眼造就全新的视力，为之涤去书本的污秽，使之更像它们瞩目的蓝天——今天刚下过几场雨，蓝天一碧如洗。

我病倒了，四处漫游，遇见了梅纳克。我奇迹般的康复堪称再生。我在全新的天地里和彻底更新的事物中，再生为一个新人。

三

纳塔奈尔，我要同你谈谈期待。酷暑盛夏，我见过原野期待些许甘霖。路上的尘埃轻飘飘的，一点点微风就会

《流亡者之歌》，泰纳引用并翻译。见《英国文学》第一卷第 30 页。——原注

扬起一股尘雾。那甚至不再是渴望，而是一种焦虑。土地龟裂，似乎是准备接受更多的雨水。荒原上，浓郁的野花香味，几乎不堪忍受。烈日下，一切都萎蔫了。这天下午，我们到凉台下去休息，稍稍避开异常强烈的阳光。正是球果树蓄满花粉的季节，它们轻轻地摇动着枝丫，让花粉飞向远处去授粉。天空中正酝酿着暴风雨，整个大自然都盼望着。这庄严的时刻，令人透不过气来，连鸟儿都停止了歌唱。地底下冒出滚滚热气，地面上万物仿佛全热昏了；球果树花粉，从枝叶间飘溢而出，宛若金色的薄雾——不一会儿，雨就落下来了。

我见过夜空瑟瑟颤抖地期待着黎明。星星一颗接一颗暗淡了。草地满是露水，湿漉漉的；清凉的晨风，阵阵轻拂。有那么一阵子，蒙眬的生命似乎想滞留在睡梦之中，我困倦的头脑迷迷糊糊。我爬到树林子边缘，坐下来。所有生物都确信白昼即将来临，因而重新投入了劳作和欢乐；生命的奥秘也沿着绿叶的齿边重新扩散。——接着天就亮了。

我还见过黎明时分的种种情景，也见过期待黑夜降临的情形……

纳塔奈尔，但愿你心里的种种期待都不是希求，而仅仅是迎接的准备。期待向你而来的一切吧。不过，你只能希求向你而来的东西，只能希求你所拥有的东西。要知道，每天从早到晚，你时时刻刻完全、彻底地拥有上帝。但愿你的希求就是爱情，你的拥有充满爱。希求如果不能效验，还算什么希求？

怎么！纳塔奈尔，你拥有上帝，却居然没有觉察！拥有上帝，就是看见上帝，但上帝是不能看的。巴拉姆，在每条小径拐弯处，当你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停下时，你没有看见过上帝？那是因为，你是按另外的方式想象上帝的。

纳塔奈尔，只有上帝不可期待。期待上帝，纳塔奈尔，那就说明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上帝。不要把上帝和幸福分开，应当把你的全部幸福寄托于眼前。

我的全部财富全带在身上，就像幽冥的东方的妇女把全部家当随身携带一样。在生命每一个短暂的瞬间，我都感觉到身上携带着自己的全部财富。这财富并非由许许多多具体东西累计而成，而是我忠诚不贰的崇奉。我时刻据有自己的全部财富，使之完全听凭我支配。

应当把黑夜视为白昼的归宿，把黎明视为万物的新生。

愿你的视觉时时常新。

智者是对一切都感到新奇的人。

唔！纳塔奈尔，你的头脑疲惫不堪，那是由于你的财富五花八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其中哪一种，不懂得唯一的财富就是生命。最短暂的瞬间的生命，也比死亡更强大，是对死亡的否定。死亡只不过是让其他生命得以诞生，使万物不断更新，使任何生命形式对“此生”的据有，都不超过它自我表现所需的时间。幸福的时刻是你的话语回荡的时刻。其余时间你在倾听；当你说话时，你就不再倾听。